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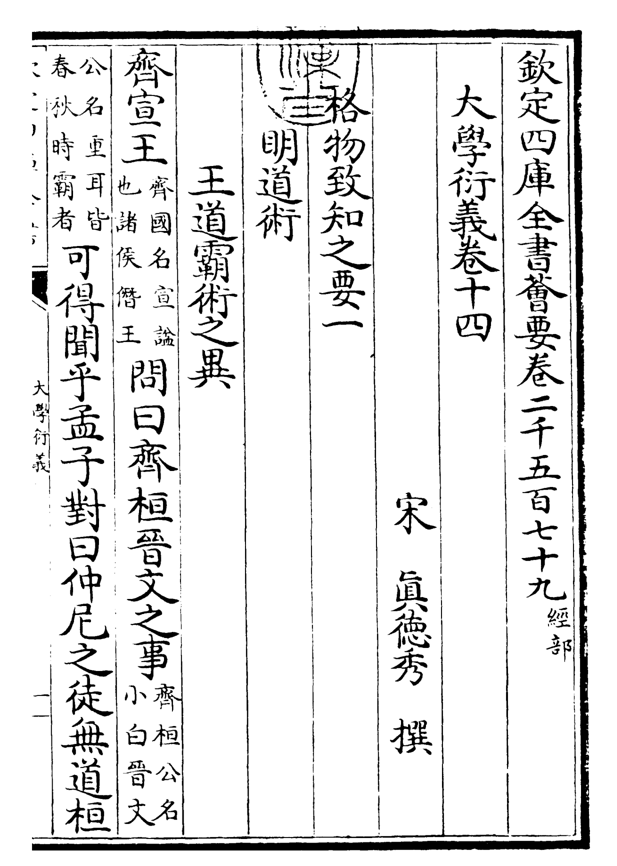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七十九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四

宋 眞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王道霸術之異

齊宣王齊國名宣謚也諸侯僭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春秋時霸者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王謂行王者之道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禦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新鐘成殺牲以血塗其隙曰釁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牛恐懼之貌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愛財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實有如百姓所譏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羊小牛大）彼惡知之（惡音汙言民豈知王意）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隱痛也）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

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説曰(説喜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小雅之篇也)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心動貌)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三十斤為一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毫至秋而鋭)而不見輿薪(以車載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

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音旺不為也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老我之父兄吾幼我之子弟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疾惡也皆欲赴愬於王愬與

其若是孰能禦之 訴同

臣按五霸桓文為盛 五霸者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皆春秋列國之君而霸於諸侯者也 故宣王欲聞其事也孟子直謂仲尼之徒無道之者所以深沮宣王羨慕霸功之志而欲其進於王道也世以為王道甚高而難行孟子斷之以一言曰保民而王保云者愛護育養之意書所謂若保赤子是也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即宣王愛牛不忍殺之心知其可以保

民無難也或者見宣王以羊易牛謂其出於貪吝而孟子獨曰是心足以王矣所以警覺宣王使知只此一心便足以王天下其所指示亦精切矣而宣王猶不悟本心之所以然也於是孟子復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是又警覺宣王使知前日以羊易牛是乃行仁之術術謂法之巧者葢處事不可無法雖有此心而無法以處之則亦徒善而已朱熹謂人與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

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也宣王聞此乃始恱孟子之知其心而亦未知王道之不外乎是也孟子復為一羽輿薪之譬以明愛物之難而仁民之易宣王既能為其所難乃不能為其所易何哉善乎張栻之説曰方其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斯言也足以中宣王之病矣老老幼

幼而下則告宣王以行仁之序也聖人之視天下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敬吾父兄慈吾子弟所謂親親也推之以及人之父兄子弟所謂仁民也由是達之於天下雖昆蟲草木無不被其澤者不過舉此之心加諸彼而已推恩足以保四海此心流行雖遠必暨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心壅遏雖近不周也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

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發政施仁而下則告宣王以保民之實也其目不過於任賢使士樂仕於朝薄其賦斂使農樂耕於野寛其征稅使商賈樂藏於市行旅樂出於塗所謂王道者蓋如此此豈有甚髙難行者哉惜宣王終不悟也

公孫丑孟子弟子問曰夫子當路於齊夫子謂孟子也當路謂為卿相行國政也管仲齊桓公相晏子名嬰齊景公相之功可復許乎孟子對曰子誠

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曾參之孫曰吾子與子路孰賢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曾西蹵然不安貌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曾參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曾則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音旺猶反手也

臣按齊宣王既慕桓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葢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為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孟子引曾西之言以折之葢子路雖不及有為而其所學固聖賢之大學也若管仲之已試則桓公專任之四十餘年其所成就不過國富兵彊而已此孔氏之門所羞稱者故雖曾西不屑為之況孟子以承三聖自任其肯與之匹乎先儒楊時有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

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爾斯言盡之使孟子當路於齊則必行王者之道其以齊王信猶反掌之易也或謂晏子於齊固無功烈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蓋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學於孔子者也何其言之異邪曰孔子之稱稱其

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噐小之譏不知禮之譏固未嘗略況世變日下使孟子而不復議其舍王用霸之罪則人將靡然趨於霸矣波流滔滔孰從而返之邪以此坊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以詐力彊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

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按先儒謂自古之論王霸者多矣未有如此章之深切著明也蓋王霸之辨曰德與力而已力者國富兵彊之謂初無心於為仁而借其名以集事也德者躬行心得之謂其仁素具於中而推之以及物也霸者以力故必大國乃能為之王者以德

不以力何待於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之所以異也夫孔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是孰使之然哉所謂心悅而誠服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以春秋攷之齊桓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頽也二十八年齊侯伐衛戰敗衛師取賂而還其省難於魯若卹鄰也而心則在於覘國

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仲孫曰不可先儒譏其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就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閔元年齊人救邢僖二年城楚邱首止葵邱之盟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世子之位九年諸侯會盟于葵邱然其心則欲仗義以伏諸侯而成已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滅譚莊十年滅遂十三年降鄣二十年鄣紀附庸也遷陽閔二年陽國名齊人偪而遷之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殲其師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齊師殲于遂傳言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

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則人不心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於楚也雖仗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於召陵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稱其責楚之詞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不曾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黄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十一年楚人伐黄十二年楚滅黄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救徐楚人敗徐於婁林其於晉也未嘗能使之一與會盟蓋嘗取虢與

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僖五年）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五年）葵邱之盟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僖九年）葢其力之所至則以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僖十三年諸侯城緣陵傳曰散亂也桓德衰矣）城鄫而不果（僖十六年城鄫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狄侵衛又侵鄭（僖十三年侵衛十四年侵鄭）而不能遏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僖十七年魯滅項齊人以為討

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至自會又其甚也身沒未幾而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僖十七年十二月齊侯小白卒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若晉文之譎其視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不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而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曰示云者表而

揚之以夸衆也故一朝王之頃而遽請隧焉僖二十四年王子帶作難天王蒙塵于外二十五年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遂殺大叔定襄王請隧弗許是名為勤王而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五霸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而西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為何如哉臣故畧叙其

事以信孟子之說

荀子曰粹而王粹謂純全也駮而霸駮雜也

臣按荀卿以粹駮二字而爲王霸之分亦可謂知言者也蓋粹然出於仁義者王也仁而雜以不仁義而雜以不義者霸也王者純乎道德而霸者雜以功利此其所以異也荀卿之論王霸非一獨此爲當於理他如隆禮尊賢重法愛民之别敬日敬時之分皆非是故弗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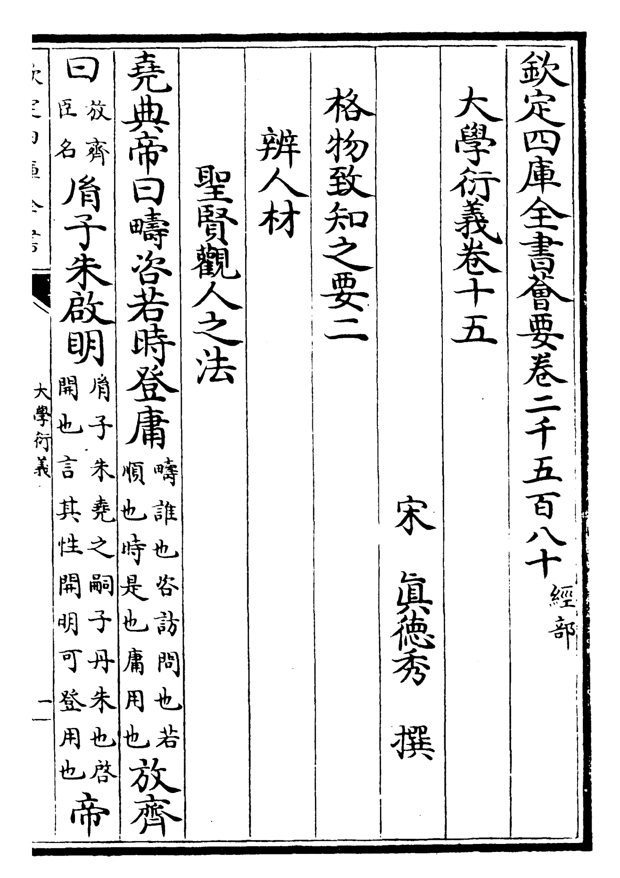
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伯讀曰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臣按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為然蓋仁人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義謂天下合宜之理道謂天下通行之路其實一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卹此所以見

黜於孔氏之門也至本朝程顥又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於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囘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顥之言與孟子仲舒實相表裏故錄云

以上論王道霸術之異

大學衍義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二千五百八十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五

宋 眞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也咨訪問也若順也時是也庸用也）放齊曰（放齊臣名）胤子朱啓明（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帝

曰吁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訟可乎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可乎言不可用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驩兜曰都驩兜臣名四凶之一也都美也共
工方鳩僝功共工官名世是官者亦四凶之一鳩聚也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
也帝曰吁靜言庸違靜謂無事之時庸謂有事之際無事則能言用之則違背也
象恭滔天象似也言貌恭而心不然也滔漫也言其中心之惡浩瀚而無極也帝曰咨
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水盛貌洪大也
割害也蕩蕩懷山襄陵蕩蕩廣也懷包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滔
天浩浩大貌滔天言其勢大若漫天也下民其咨咨怨嗟也有能俾乂俾使也言

有能使治此水者 僉曰 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曰 於鯀哉 於美也鯀崇伯名亦四凶之一 帝曰吁咈哉 咈甚不然之辭 方命圮族 方命者逆上之命也圮敗也族類也言鯀之為人悖戾自用不從上令與衆不和傷敗族類也 岳曰异哉 試可乃已 异舉也言舉而試之可以治水乃已勿求其他也 帝曰往欽哉 帝從衆言令往治水敬其事也 九載績用弗成 唐虞之時三載一考績九載三考也績功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以十七即天子位時年八十六矣 汝能庸命巽朕位 巽遜也 岳曰否德忝帝位 否德不德也忝辱也 曰明明揚側陋 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

賤也師錫帝曰師衆也錫與也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帝曰俞俞然也予聞如何言我亦聞此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瞽子言舜乃瞽者之子父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嚚母舜後母也嚚義見上象傲象舜異母弟傲驕傲也克諧以孝諧和也烝烝乂不格姦說見前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女以女與人也觀厥刑于二女謂觀其所以刑于家者如何也釐降二女于溈汭釐理也降下也溈水名汭水之內也舜所居之地嬪于虞嬪婦也使為婦于虞氏之家也帝曰欽哉此戒二女之辭使敬其為婦道也

臣按帝堯始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胤子朱

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可以治
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虐與共鯀
之凶此不當舉而舉之者也後問可以巽位之人
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之者也堯於其不當
舉者則吁而歎之於朱知其嚚訟於共工知其靜
言庸違於鯀知其方命圮族而於其當舉者則俞
而然之既問其為人又妻以二女方放齊驩兜之
舉何異後世庸闇之朝姦邪小人自相汲引者惟

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以遁者此其所以為聖歟然於朱於共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蓋前二者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才鯀雖狠愎自用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之者故卒從衆言而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於廟堂之上而岳言一發堯即然之曰吾固聞之矣然必問其

德之詳而以二女試之又可見聖人之明雖足以知之然猶考之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為天下得人之功雖然人主欲以堯為法將何所用力哉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窒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有天下者可不勉諸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咸皆也若如也時是也言皆如所言雖堯帝亦以為難故先歎而後言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哲智安民則惠惠愛也黎民懷之懷謂心服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四凶之一何遷乎有苗遷徙也三苗之君昬迷不恭者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巧好也令善也孔甚也壬者包藏姦慝之意說者謂指共工而言四凶不言鯀者禹為親者諱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禹曰何問如何謂之九德也臯陶曰寛而栗寛洪而莊栗柔而立柔順而有植立愿而恭愿慤而恭恪亂而敬有治亂之才而能敬擾而

毅 擾順也順而果毅 直而溫 正直而溫和 簡而廉 簡約而有廉隅 剛而塞 塞實也剛健而篤實 彊而義 堅彊而能合義 彰厥有常吉哉 彰顯也久而不變曰常吉猶善也 日宣三德 宣達也 夙夜浚明有家 浚治也家謂大夫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亮明也采事也有邦謂諸侯 翕受敷施 翕合也 九德咸事 咸皆也 俊乂在官 俊賢也有治人之才曰乂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僚工皆官也僚以人言工以事言師師謂更相師法惟時言百工之事各得其時 撫于五辰 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土寄旺於四季 庶績其凝 庶衆也績功也凝者成而堅定之意

臣按皋陶陳謨于舜以知人安民為要禹謂二者

雖帝堯且猶難之蓋知人者智之事也安民者仁之事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合智與仁二者兼盡則雖有姦邪小人不足畏矣凡姦邪之所以害事者以人君不知其為姦邪也苟誠知之如驩兜未放有苗未竄共工未流彼安能肆其惡哉故深歎其難而不敢易也臯陶則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為君子無德則為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

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蓋德者事之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為虚言矣此又知人之要也自寛而栗而下其目凡九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𡚁然後為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判矣此又知人之要也先儒謂自寛至强皆所稟之性自栗至義乃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常而不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

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顯用有常之士則為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以常與不常觀之其有常者為君子不能常者為小人是又知人之要也然人之於九徳不能皆全或有其三或有其六惟上所用爾有三徳者曰宣逹之無使沈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可任大夫之職矣有六徳者曰尊嚴而祗敬之無或忽慢則其人精明通逹可任諸侯之職矣天下未嘗無才上

之人有以淬厲興起之則下亦澡雪精神以應其求不然則頽靡昏惰安得有浚明亮采之氣象邪然三德之為大夫六德之為諸侯亦言其大法爾非必以數拘也天子者一世人才之宗主也九德之中苟有其一皆當兼收並蓄分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矣夫五辰在天而此以撫言者天人一本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凝者凝定堅久

之謂成功非難而堅久為難惟衆賢畢用百職具脩則其功可以堅久矣九德之名自臯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蓋古之論人者必貴於有德後世之主或以材能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不敗事者幾希臯陶之言真萬世知人之法也

子曰視其所以所以所為也觀其所由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安所存也人焉廋哉廋隱也

臣按此聖門觀人之法也凡人所為皆有偶合於善者必觀其所從來其為義邪為利邪若其本心實主於義則其善出於誠可以為善矣若其本心實主於利則其善也非出於誠又安得為善乎然有所從雖善而非其心之所安者苟未能安焉則富貴可以淫貧賤可以移威武可以屈不能保其常不變也然則若之何為安曰猶水之寒猶火之熱自然而不可易猶饑之食猶渴之飲必然而不

可已夫然後謂之安夫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以視為未足而復觀之以觀為未足而復察之然後人之情偽不得而隱況聖未如孔子者可以知人為易乎雖然視也觀也察也出於我者也苟我之心未能至公而無私至明而不惑其於人之情偽焉能有見乎以人君言之一身而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雜然吾前豈易辨哉必也清其天君如鑑之明如水之止以為臨下燭物之本然後於人之所

由所安庶乎其得之矣此又人君所當知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黨類也觀過斯知仁矣過謂失誤也仁謂本心之德也

臣按此亦聖門觀人之法先儒以為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以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若夫為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

仁而畧其過可也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畧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擠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臣按此因宰予晝寢而言蓋予之為人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謂始也聽人之言即信其行今也

聽人之言必觀其行葢因予而改此失也家語亦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以孔子之於門人高弟朝夕與處其正邪賢否安能逃聖鑒哉猶必觀其行而後誠偽可見况人君之尊其與臣下接固有時矣而欲以一應對之頃察知其心術不亦難哉故敷奏必以言而明試必以功此自堯舜以來不易之法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

恱嗇夫之對拜為上林令而張釋之爭之以為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其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文帝乃止當是時將相大臣皆少文多質議論務在忠厚恥言人之過失迨成醇厚之俗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於鄭注皆以應對敏捷恱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至亡國臣故因宰予之事及之以見聽言觀行之

訓為不可易也

子游為武城宰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也武城魯邑名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澹臺姓滅明名行不由徑徑路之小而捷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公事如鄉飲鄉射讀法之類

臣按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

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臣按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

天下亦莫不然夫人之善否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人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干譽者之所為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為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鉤

黨裴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毁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為人君者將柰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謬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臣按好善惡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譽求全之毁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耳非不孝也仲子之廉亦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責其避兄離母之罪曰此烏能廉哉是是非非之大致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則常人之所易惑也不有聖賢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烏能適其當乎自人君言之必如

齊威王之烹阿封即墨然後為能察是非之實不然則未有不以毀譽而亂真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也令善也鮮少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者堅强也毅者果毅也木者質樸也訥者遲鈍也

臣按巧言令色之人以虛偽勝故鮮仁剛毅木訥之人以質實勝故近仁仁者本心之全德必致知必力行然後能造乎其地豈剛果樸鈍所能遽得哉然誠而不偽質而不華則其本心未失於仁為

不逺矣故曰近仁若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求以悦人則其偽而不誠華而不實去本心也逺矣其能為仁者幾希兩章之意實相表裏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乃椎鈍木强之周勃而令色諛言如董賢者卒以禍漢室焉勃未得為仁人也而忠誠徇國椎一無二其質近乎仁矣惜其不學故止於是焉若賢則不仁之尤者也然樸忠之言難合而巧佞之士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於世治亂存

亡常必由此嗚呼人主其亦謹所擇哉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之大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詘此因言觀人之法也為人君者尤當知之蓋人之將為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慙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枝謂支离而多端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茍發故簡而寡狂妄躁急

之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羞惡故其辭游揚而不確操守不堅奪於利害故其辭困屈而易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揜也故不知言則無以知人雖然緘黙不言者有似乎寡默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非緘黙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

其甚不同然後為真知言者矣大傳之言與此章同出於孔子故併論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

臣按君子之心與物為公故周而不比小人之心惟己是私故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懷德懷思念也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臣按君子所好者善故懷德小人所志者利故懷土君子所畏者法故懷刑小人所徇者利故懷惠

懐者常存於心之謂

子曰君子坦蕩蕩坦平寛也蕩蕩寛廣貌小人長戚戚

臣按君子安於義理故常坦然有自得之意小人役於物欲故常戚然懐不足之憂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臣按君子之心好善故惟恐人之不為善惡則沮而敗之成人之善則不成人之惡矣成人之惡則不成人之善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臣按君子之於人以可否相濟故和而不同小人之於人以朋比相親故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惟其平恕故使人各取其所長小人之心刻刻故難

事其情偏私故易説惟其刻劾故用人必責其全備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臣按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矜肆而不安舒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臣按君子以窮理為事故日進乎高明小人以徇欲為事故日究於汙下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臣按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已小人責人而不自責故求諸人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臣按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當大事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

臣按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君子之心惟知有義故於義見得分明小人之心惟知有利故於利無不通曉自比周而下凡十有一章皆言君子小人所為之相反而其大端不越於公私義利而已孔子之指欲學者知君子小人之分而審其取舍之幾臣今於此欲人主知君子小人之辨而致謹於用舍之際聖人之言蓋無適而不宜也嗚

呼自昔姦邪小人之所以為天下禍者雖非一端然未有不以私與利為之者利即私也私即利也苟利其身雖君父之安危弗顧也苟利其家雖社稷之存亡弗恤也然則人主於平時用舍之際其可不察諸此乎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猶舉主之主

臣按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

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為人可知觀其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為人可知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目之瞳子也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臣按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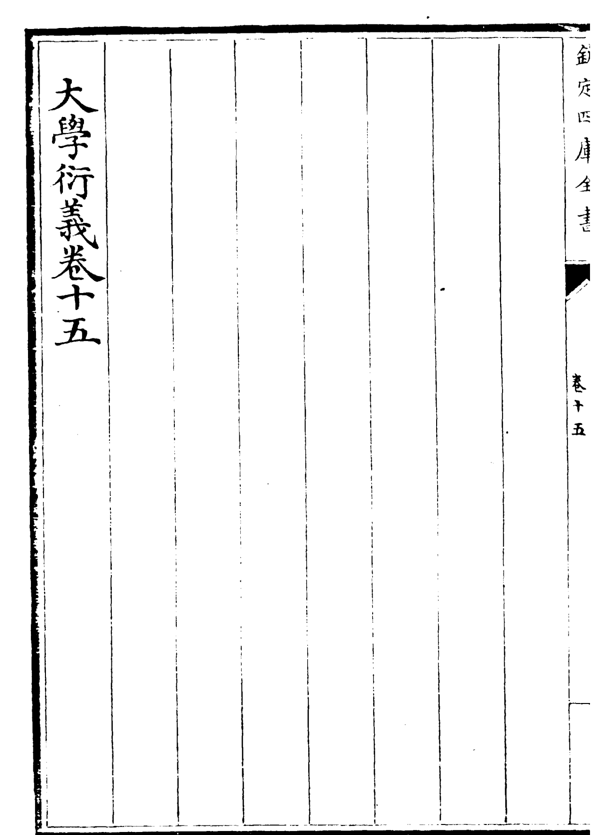
臣按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當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困窮而不為非義之事雖貧匱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是時有魏成者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

一在内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叚干木而進之文侯皆以為師李克之言雖非專為成發然非成莫能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之論相者其尚有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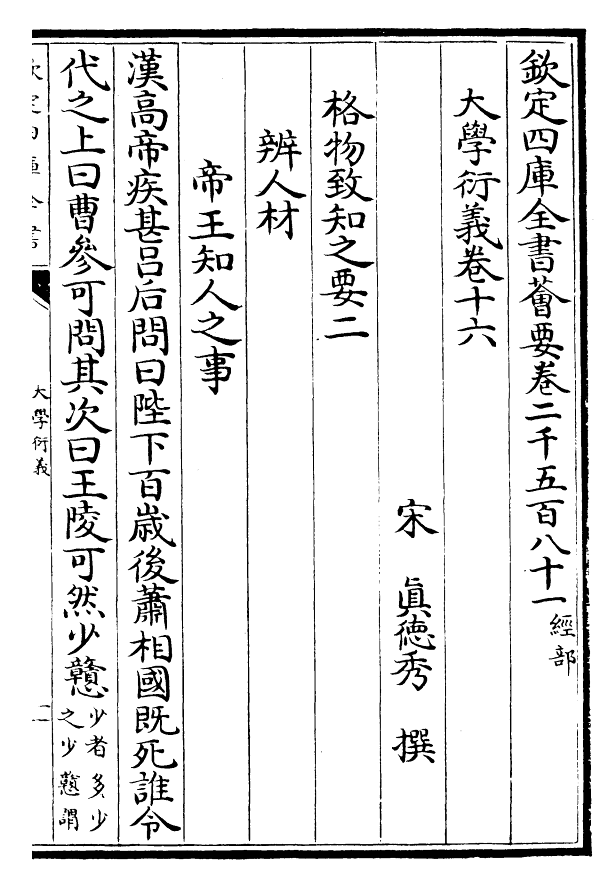
以上論聖賢觀人之法臣按朱熹有言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

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盗賊詛

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内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臣謂熹之言深有得於大易微吉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故附著焉



大學衍義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八十一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六

宋 眞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帝王知人之事

漢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多少之少戇謂

為人稍愚直也

愚而直也言陵之　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惠帝二年蕭何薨曹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臣按此以參代何之驗

五年曹參薨明年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周勃為太尉此盡用高帝垂沒之言也七年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議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平勃平勃對曰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王呂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漢初承戰國餘習臣下相謂亦曰君臣陵無以應之太后以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

免歸

臣按陵之爭王諸呂戇也平不爭而許之智也

七年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見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臣按平非勃不能獨濟大事此難獨任也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產

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中軍主兵酈商子寄與吕禄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刼酈商令其子寄紿説吕禄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虚侯章佐太尉遂誅諸吕立文帝

臣按此安劉必勃之驗也髙帝論蕭曹平勃諸人考其始終無一或差者葢帝之性既明達而又更事屢變之久其於羣臣之材行皆嘗斟酌而劑量之故所以為後人計者幾無遺策後之論者以知

人善任使稱之信矣若繼世之君不若帝之明達又不若帝更嘗之多苟能躬覽萬機以究事情之利害日接羣臣以察人材之長短若漢宣帝聽政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夫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之勤淵默寡言於人未嘗有叩擊之素舍功能之實信毀譽之偏而欲用舍之間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

宣庶幾可語知人之事不然非所聞也

孝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以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劉禮為將軍次霸上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彀張也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

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成禮而去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漢兵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景帝二年吳楚等七國皆反初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上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凡三月皆破滅

三年以亞夫為丞相其後上廢栗太子亞夫爭之不能得上由此踈之

竇太后言皇后兄信可侯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黙然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何以責人臣不能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

後元年帝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食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俄以事下吏獄吏以反誣之亞夫不食死

臣按人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方亞夫之軍細栁也持軍之嚴雖人主無所屈文帝乃以是知之曰緩急真可將也其後作相因事數諫積忤上心景帝以是疑之曰鞅鞅非少主臣也細栁之事倘在

孝景時則亞夫必以傲上誅尚何兵之可將使其得相文帝盡忠論諫則必以社稷臣目之二帝之度量相去不同如此其所以然者文帝不以拂己為忤景帝專以適己為悦故也故人君欲真知臣下之賢否其必自去私意始

漢武帝末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為昭帝又以桑宏羊為御史大夫其後桀父子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

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宏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其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桀等皆與旦通謀且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肄試也郎羽林者宿衛之士都肄猶言大閱也）道上稱蹕（道路也天子出稱警入稱蹕此言光僭）又擅調益幕府校尉（調益謂增置也校尉幕府之屬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司與伺通用出沐謂休沐也）桀欲從中下其事宏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

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廣明地名都郎即前都試郎羽林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言燕去京師遠十日內事燕王何由便知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言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為非不須增置校尉方可舉事也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亡謂逃亡也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謂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

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慚德矣成王聞管蔡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吕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臣按武帝託孤於霍光善矣而又參之以上官桀桑宏羊是知人之明有愧於高帝也桀等皆姦邪嗜利之徒外交藩王而内結貴主非昭帝天性夙

成能知光為忠臣而保持之使桀等得志其禍可勝言哉是昭帝知人之明反過於孝武也然孝武不立燕廣陵燕王旦廣陵王胥而立昭帝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輩而屬霍光是明於知臣而乃失之桀等者桀以諂進宏羊以利合故也傳曰播糠眯目天地為之易位故人君必先正其心不為諂惑不為利動然後可以辨羣臣之邪正矣

唐明皇之在蜀也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皇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

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啟聞及房琯為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無與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帝默不應

臣按明皇之為人也異哉以為闇邪則其評房琯評姚崇評李林甫何其言之當也以為明邪則其評宋璟抑何言之戾也璟之忠誠端亮為開元輔

相第一帝乃以賣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焉若林甫之妬賢疾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璟不茍合林甫茍合故也然則人主一有好同惡異之心則私意行而賢否亂雖有英明之資卒蹈闇繆之失如明皇者豈可不戒也哉

唐德宗時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

惡者耶擢秘書郎 藩後事憲宗為元和賢相

臣按德宗知人之明最為所短故於盧杞則不覺其姦邪於姜公輔則疑其賣直李晟之勲陸贄之忠則疎斥之擯廢之裴延齡之欺罔韋渠牟之躁劣則親信之寄任之以佞為忠以直為狂未有甚焉者也顧能於舉目之頃而識李藩蓋當是時未有私見之汩故也若盧杞姜公輔諸人則有愛惡之私焉故識鑒之昏明若是其異也傳曰公生明

偏生閹使德宗持心之平無所適莫常如見李藩之時則於諸臣之邪正必不至易位矣後之人主可不戒諸

憲宗元和中裴度平蔡還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利幸嘗論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植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似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是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上以

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為异鎛所搆出為河中節度使

臣按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羣議以建中興之烈是豈不知人者蔡功既成侈心遂熾於是正邪始易位矣由异鎛輩善於治財有以供其侈用故也傳曰利令智昏信哉不然則以裴度之堂堂忠節視异鎛輩之瑣瑣姦諛雖不辨白黑者亦能知其為正邪之分也天資如憲宗猶以利欲掩

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學

武宗即位以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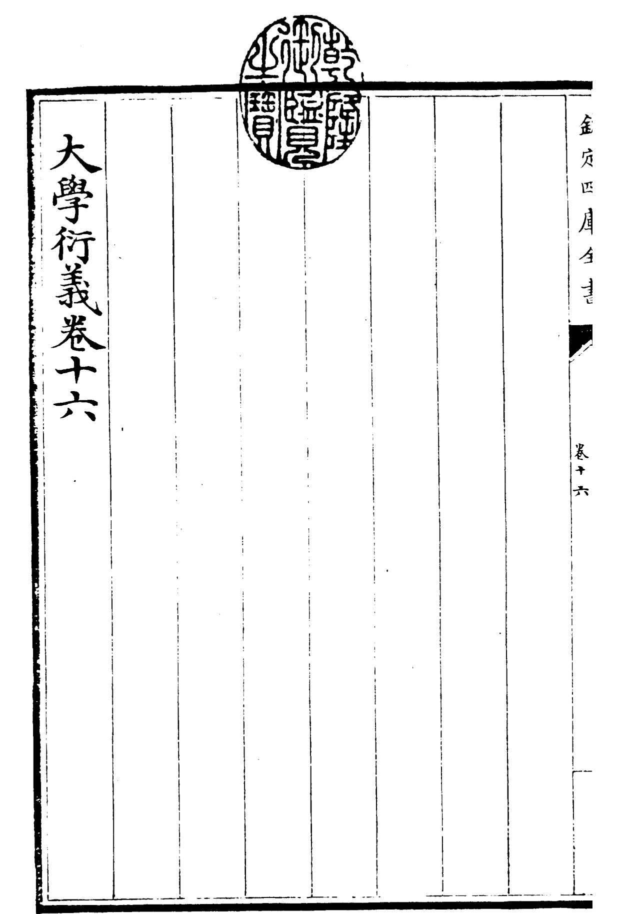
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為宰相而德裕卒為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邪正也及相武宗深陳二者之辨而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故也德裕松柏藤蘿之辨此善喻也蓋正人以直道自將雖於人主猶無所容悅況肯他有依憑以進乎邪人以枉道求合故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志則附近習妃嬪有寵則附妃嬪畀猥鄙賤無所

不至德裕此言足以判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臣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為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求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狥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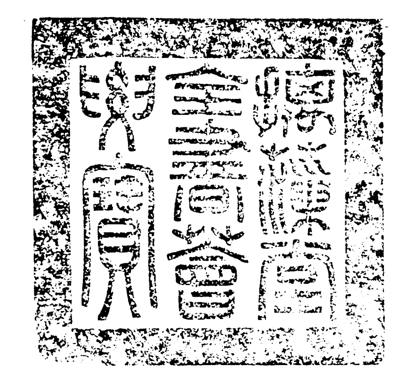
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臣謂人主欲知羣臣之邪正惟以德裕浚之言參而考之則亦何難辨之有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為朋黨獨不思君子其無同類矣乎或以朋黨議我矣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則為得之此德裕之所以不及度

也

以上論帝王知人之事



大學衍義卷十六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宋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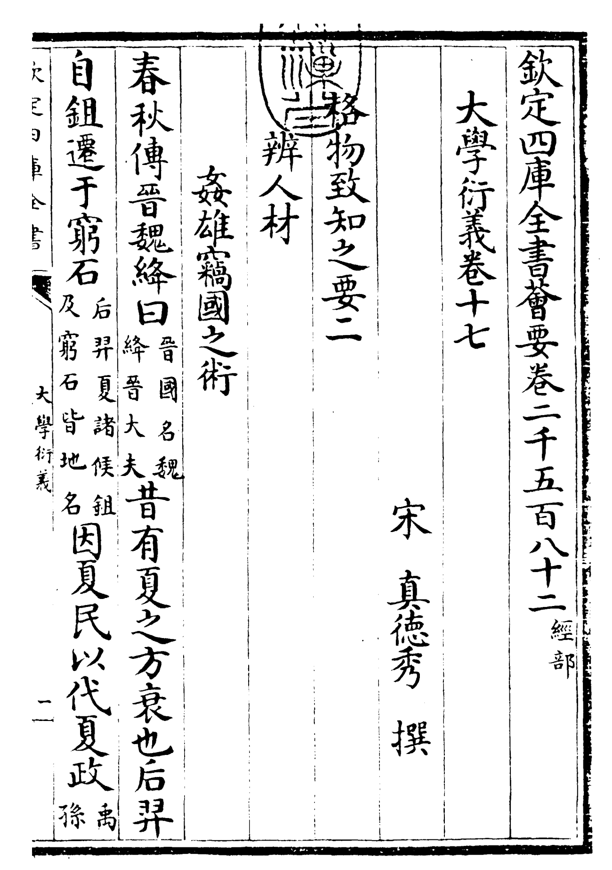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八十二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七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姦雄竊國之術

春秋傳晉魏絳曰晉國名魏絳晉大夫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后羿夏諸侯鉏及窮石皆地名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

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恃其射也羿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家衆寒浞之私黨也烹鬻也殺羿而鬻之食之也浞因羿室就其妃妾

臣按自古姦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為故寒浞之相羿也行媚於内而施賂於外内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得以愚弄上下而恣其所欲為使羿無從覺之荒則玆心未惛猶有時而覺也故又虞羿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汨亂其精神顛倒其志慮於是詐慝之謀得立而取羿之國戕羿之身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風俗淳質已有巧於簒盜如寒浞者況後世

哉是以虞周君臣更相勑戒曰無逸游無耽樂以此為防後世猶有湛音耽于酒色而舉國授人如漢成帝者

史記漢司馬遷所作齊世家齊世家紀齊國之事也田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與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晏子數諫公弗聽景公有寵姬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立荼是為晏孺

子田乞不說遂立景公他子陽生而殺晏孺子專齊政乞卒諡釐子子常立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執其君簡公而弑之立簡公弟是為平公田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鮑晏監三氏皆齊大家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安平琅琊皆邑名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常卒諡成子子盤立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盤之

孫田和乃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和立為齊侯

臣按左氏傳載晏子對景公畧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田氏本出於陳故又曰陳氏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在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非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

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公不聽者此也方田氏之
初不過以小恵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
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恵施出於上而下不得
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
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在
公則厚歛焉田氏則厚施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
景公既没於是田乞因主少國疑之際得以擅廢
立之權而國之大柄在其掌握矣及田乞死而常

代立既專惠施以作福又專刑罰以作威於是弑君而人莫敢討世臣公族以次揃滅而人莫敢問越再世卒有齊國亦云晚矣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田氏之禍在景公世猶可為也及其既久則不可為矣葢其漸之不圖而早之不辨至於簒勢之已成孰得而遏之哉漢人有言權臣易世則危葢言顓國之久則其權不可收其勢不可制

必至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常遂以代齊季宿之後有意如亦以擅魯季武子名宿其子季平子名意如逐昭公至於鳳莽操丕之於漢王鳳專政歷五侯至從子莽篡位曹操專政至子丕篡位是為魏文帝懿師昭炎之於魏司馬懿始專政其子師繼之師弟昭遂封晉王昭子炎篡位是為武帝皆以其漸取之推原本末由其不早辨故爾然則人主其可一日失其操柄也哉

秦昭王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其愛姬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子楚為秦質子於趙趙不

甚禮子楚子楚居處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賈邯

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請以千金西游事安國

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曰必如君策請得分

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

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

夫人姊而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賓客

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

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請立子楚以為嗣安

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而請呂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諸姬絶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説之因起為壽請之不韋怒念已破家為子楚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昭王薨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秦王立三日薨謚孝文王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立三年薨太子政為王尊不韋為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

時私竊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

臣按呂不韋非直大賈葢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為已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已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不韋怒既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他姬而飲子楚而以娠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

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怒也僞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邪抑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内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呂氏有矣葢自子楚之嗣至此不二十年而呂氏得國故先儒以

謂始皇旣立伯翳之祀已絶史氏紀録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袵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葢大盜也其後楚相黄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娠而獻之君生子為太子遂以黄代芈其竊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哉臣今列此於篡臣之篇者欲人君知姦臣用智之可畏謹

毋以色而傾其國也噫

漢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羣兄弟皆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折節爲恭儉成帝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勑爵位益尊節操益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恧愧也後大司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莽既拔出同

列繼四父而輔政鳳商立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盡以享士哀帝即位以爭傳太后稱尊號事遣就國

臣按此莽飾偽釣名之始也然當是時豈必遽有簒志哉履霜之不戒則其漸必至於堅氷是以聖人畏諸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召莽拜為大司馬迎中山王為後是為平帝時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

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傅致其罪（傅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於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謹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外示勁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遜焉上以惑太后

下以示衆庶

臣按此莽得權用事之始也故其情狀浸與昔異其推尊孔光以其有重名而易制也名重則可以欺天下易制則不妨已之權而可以行已之志前則霍光之於蔡義後則伍文之於杜佑其術畧同自色厲言方以下史氏所以狀莽之情態也孔子以色厲内荏為穿窬之盜葢外為剛勁之色而中實隂柔所以欺世盜名也莽之竊國葢用此術欲

有所爲微示風指及其得請則涕泣固辭姦僞至
此雖明君未能遽察況易欺之母后與易惑之衆
庶乎其潛移漢鼎宜矣
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莽白太后以白雉薦宗
廟羣臣因奏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號安漢公
莽上書讓不聽又固辭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太后
下詔益封莽二萬八千户爲太傅賜安漢公於是莽爲
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又讓還益封爵邑

臣按此莽居攝之漸也安漢之稱用周公故事也既如周公之稱公亦可如周公之居攝矣

莽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自今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權與人主侔矣

臣按此莽奪國之漸也凡姦臣之欲奪國必先顓國顓則惟吾之所欲為雖奪人之國莫與爭者矣

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金幣重賂

匈奴單于使上書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所以誑耀媢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其故萬端旁側長御謂太后宮中諸妾御也

臣按莽於元后為近親自足以得其意矣而猶必事旁側長御者此寒浞行媚於内之故智也姦賊之心所以彌縫上下者其密如此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長秋宫未建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

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適讀曰嫡

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謂妻所生也

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及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如此今當立后奈何廢公女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不宜采諸

女以貳正統莽女遂立為后後又采伊尹周公稱號加
莽為宰衡位上公
臣按莽旣顓國柄又求為后父則其尊莫與匹矣
然委虵曲折備極姦僞之態若不得已而後受焉
自是身為宰衡女配宸極朝廷宫省之權一出於
已於奪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將簒漢亦殺伏后而
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天下大抵類
此

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

臣按莽將篡漢故為此以要譽於天下之士非真有意育材致賢為國家計也

羣臣奏言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遂加九命之錫九錫者車馬衣服樂器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

臣按九錫者天子之禮也齊桓晉文有功於周室

所錫者二三而已今莽備之是乃居攝即真之漸

也其後人臣將簒者必先加此蓋皆用莽故事云

莽先所白遣風俗使者八人還詐為郡國造歌謡頌功

德凡三萬言泉陵侯劉慶言周成王幼小稱孺子周公

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平帝崩莽酖

之也

莽選宣帝𤣥孫中最幼子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

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

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莽使羣公

以白太后曰莽非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許之乃令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明年改元居攝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後又稱符命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間勤勞國家動見稱述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絶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竊之禍及其

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為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矣然嘗論之莽之姦偽固足以欺天罔人然使成帝不任外戚以政而元后不私外家以權則莽雖挾材任數方陳力奔走之不暇何惡之能為故莽之至此者成帝

元后之罪也雖然豈獨莽哉前而田常後而操懿姦則姦矣使人主能慎履霜之戒而不失馭臣之柄則皆當時之能臣也嗚呼有天下者其可不防其漸

以上論姦雄竊國之術臣按古今篡臣多矣而獨載此四人者以其姦謀詭計最巧且密故也若曹操之篡漢則因討賊而顓兵柄司馬懿之篡魏則因受遺而盜國柄其後劉裕

之簒晉也似操楊堅之簒周也似懿是數人者皆以虎豹之暴刼取神器其情狀爲易知而此四人者其狡如兎其媚如狐其陰中人如鬼蜮其居膏肓之間如二豎子能使人主陰授以國而不知其情狀爲難察臣故畧其易知者而著其難察者欲有天下者開卷瞭然如見九鼎而識魑魅罔兩之形圖之於未然杜之於未兆庶乎竊國之姦不得而逞矣

嗚呼艱哉

大學衍義卷十七